

让汉字在洛南“活”起来

——洛南打造中华汉字文化体验目的地的思考

李琳



2008年,仓颉祭祀仪式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。2014年11月,“仓颉传说”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。“汉字故里·康养洛南”已成为具有全国辨识度的文化品牌。洛南连续16年举办谷雨祭祀汉字始祖仓颉典礼,该活动入选陕西省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品牌。

汉字,是人类文明的“遗传密码”,是维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连续不断的精神血脉。而陕西洛南,正是这一伟大文明符号的滥觞之地。近年来,洛南县立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仓颉传说”,以仓颉小镇为核心载体,全力打造中华汉字文化体验目的地。这既是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,更是文旅融合的创新探索。如何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活力,让“汉字故里”从文化符号变为可感可触的体验空间?

仓颉造字:华夏文明的精神原点

仓颉造字的传说,最早见于《荀子·解蔽》:“好书者众矣,而仓颉独传,一也。”之后,《说文解字·叙》进一步明确:“黄帝之史仓颉,见鸟兽蹄迹之迹,初造书契,百工以远,万品以察。”相传仓颉为黄帝史官,他初创文字28个,镌刻于阳虚山崖,即今洛南县保安镇庙底村。典籍记载:“虽经寒暑代迁,星移物换,其迹犹存。”

仓颉造字的意义,远不止于创造了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,它是文明从蒙昧走向觉醒的关键一跃。有学者指出,汉字是中国文明的首要标志,仓颉造字使“华夏文明由此破局”,彻底解决了文明体自我表达与自我积累的问题,提升了人们的文学表达能力、人才识别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。可以说,没有汉字,就没有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。而没有仓颉“首创书契”的开拓之功,汉字的源流便无从谈起。仓颉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创造记忆,是文化自信的深层根基。

正是基于这一深远意义,2008年,仓颉祭祀仪式被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。2014年11月,“仓颉传说”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。洛南作为仓颉造字的核心传承区域,不仅承载着“汉字故里”的文化荣光,更肩负着让汉字文化薪火相传的时代责任。游客来到洛南,不仅“看景”,更在“寻根”——寻找中华文化的源

头,感受祖先的创造精神——这是打造中华汉字文化体验项目的核心吸引力。

洛南优势:承载“汉字故里”之重

洛南打造中华汉字文化体验目的地,绝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,而是基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资源禀赋。

其一,历史遗存独一无二。洛南保安镇境内的“仓颉授书处”“造字石室”“墨染黑潭”“灵龟负书”等遗迹,构成了国内最为集中、最为完整的仓颉造字文化遗存群。元扈山崖上的28个古文字石刻、阳虚山下的“灵龟负书”天然奇石,都是有据可考、有迹可循的文化实证。这种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的历史现场感,是任何复制品都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。

其二,文化品牌权威厚重。仓颉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,仓颉小镇获评国家4A级景区,“汉字故里·康养洛南”已成为具有全国辨识度的文化品牌。洛南还连续16年举办谷雨祭祀汉字始祖仓颉典礼,该活动已入选陕西省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品牌。持续的文化积淀和品牌运营,为打造更高层次的体验目的地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其三,区位优势便捷通达。保安镇距西安不足百公里,已融入“大西安1小时交通经济圈”。加上西十高铁刚刚开通,西北和华中交通环境极大改善。背靠西安千万级人口的客源市场,洛南在承接城市人群文化体验、研学旅行、周末休闲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。

其四,融合发展初具规模。近年来,洛南已建成仓颉文博馆,汉字源流馆、篆隶楷行草五体书法在馆内均有呈现。打造了以仓颉文化为核心的旅游经济带,年吸引游客超过80万人次,其中青少年研学团队逐年增加。文旅融合的初步成效,证明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和生命力。

路径探索:让静态文化“活”起来

将“汉字故里”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“中华汉字文化体验目的地”的品牌优势,需要持

续发力。

第一,以“沉浸式体验”重构文化感知。传统的文化展示以“看”为主,而体验目的地则以“参与”为核心。洛南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:开发了取圣水、拜仓圣、穿汉服、习汉礼、写汉字、颂经典、拓碑文、制竹筒等精品研学体验项目,游客可在仓颉文博馆中沉浸式探寻汉字起源与演变历程,亲身体验传统汉字拓印手工技艺。下一步,可以进一步拓展体验维度,运用AR/VR等数字技术还原仓颉造字的历史场景,让游客“穿越”回五千年前,亲历文字诞生的伟大瞬间。

第二,以“文创IP”激活年轻市场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,传承的希望在于青年。洛南精心打造国风文旅IP“仓小颉”,融合象形文字元素与传统汉服纹样,以Q版萌趣风格创新演绎千年造字文明。该系列文创产品一经上线,立即受到热捧,全网曝光量突破百万,成功带动青年游客打卡热潮。这一实践证明,厚重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用轻盈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。应进一步拓展“仓小颉”IP的叙事空间,开发动漫、短视频、数字藏品等多元形态,让汉字文化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传播。

第三,以“文旅融合”构建产业生态。文化体验目的地不能止于“打卡”,而要形成“吃住行游购娱”的完整产业链。洛南已在保安盘活120套闲置资产,建成酒店客房、农家乐及国家乙级民宿集群,打造了包含18家非遗门店和30家特色饮食门店的非遗街区。应进一步深化“文化+旅游+康养+研学”的融合模式,围绕“汉字文化”“秦岭康养”两大IP策划精品旅游线路,让游客在感受汉字魅力的同时,也能享受秦岭的生态之美、康养之乐。

第四,以“数字化”拓展传播边界。《仓颉·洛南传奇》系列动漫的首发,标志着洛南在数字化传播上迈出了重要一步。应以此为契机,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汉字文化传播体系——线上以动漫、短视频、数字展览扩大影响力,线下以实景体验、研学旅行深化文化感知,让“汉字故里”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,走向更广阔的受众。

仓颉造字,点亮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

光。五千多年后的今天,洛南这片古老的土地正以全新的方式讲述汉字的故事。打造中华汉字文化体验目的地,不是简单的文化展示,而是一场让传统文化“活起来、传下去”的深刻实践。它要求我们既要敬畏历史的厚度,也要拥抱时代的温度;既要守住文化的根脉,也要打开创新的视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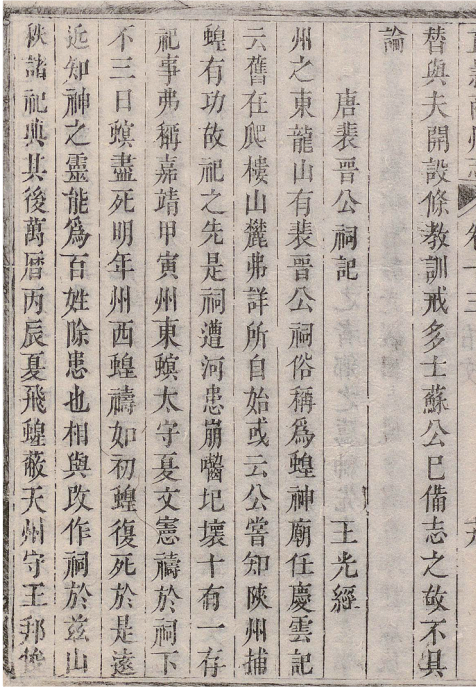
从仓颉“仰观天象、俯察鸟迹”创制文字的文明觉醒,到今日洛南以体验之名让汉字走进千家万户,这不仅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文明的接力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洛南,触摸汉字,感悟文明,中华文化的根脉便在这一次次相遇中得以赓续,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便在这一次次体验中愈发坚实。



相传仓颉为黄帝史官,他初创文字28个,镌刻于阳虚山崖。

商州裴晋公祠

刘毅



乾隆年间《直隶商州志》载《唐裴晋公祠记》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,每年过了正月初五,乡亲们便聚在一起,敲锣鼓,耍狮子,跑竹马,划旱船,开始热闹起来。临近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,更是天天晚上走村串乡耍故事。我那时还是小毛孩子,追着耍故事的队伍到处跑,玩得亦乐乎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队伍前边总有人打着一个样式很特别的灯,那灯的下面是长1米左右的木头火把,上面高约60厘米,上大小小截面略呈倒梯形的方形灯笼,纸糊的灯笼两侧写着3个毛笔大字“晋公社”,古朴庄重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叫牌灯,是各村耍故事队伍的领队灯、标识灯。但“晋公社”3个字我却始终不明白,询问村中老人,也只是说老辈人传下来的,具体意思也不知道。

这个谜直到近年我喜好文史之后才解开,在几种民国地图中,龙驹寨对岸的百顷湾靠近江边区域,赫然标着“晋公社”3个字,恰与牌灯上的字样相符,而那里正是笔者的故乡。后来我又查阅了更多资料,知道了百顷湾八保四社的说法,百顷湾在民国时期属商县龙驹寨镇第八保,下有四社,晋公社即其一。

至于为什么叫晋公社?原因很简单。在村外的稻田边上(今丹凤县第三小

学院内)曾经有一座晋公祠,乡亲们也叫它晋公庙。民国十三年(1924),省政府曾经派了一位视察员来商县视察,后来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:“初级小学校……第三校,在镇南百顷湾晋公社,教室三间,光线不宜,设置尚称完备,管教亦属合法,学生十六人,经费由该社稷租,年拨款七十串。”民国后期所修的《续修商县志稿》卷十七《教育志》也曾记有:“龙驹寨镇……第八保国民学校,百顷湾。”这两所学校前后承继,就设在晋公祠中。

这座晋公祠始建于何时?主祀何人?不见于旧志,想来也正常。丹凤旧属商县,民国《续修商县志稿》卷十八《祠庙志》编者、陈家村(今丹凤县龙驹寨街道陈家社区)人陈步云按语即指:“县境庙宇之多几近无村不有,择其较著者已属载不胜载。”

在商州城东的商於古道边上,曾经也有一座晋公祠,闻名遐迩。在今存最早的商州旧志康熙《续修商志》卷十《艺文志》中,有一篇由明代正德年间商州举人、曾任陝州知州的任庆云所撰《改建晋公庙碑》文,指“晋公庙,旧在爬楼山麓、州河之隈。创置弗详所始,而庙木云乔,古像俨然。凡遇旱蝗,祷无不应。相传晋公为东都留守,泽溥肆被,因祀之理,或然也”,这段话揭开了晋公祠的主祀对象——唐代名臣裴度。

裴度(765—839),字中立,河东闻喜(今山西闻喜县)人,唐中期政治家、文学家,进士,曾四朝为相,以功封晋国公,世称“裴晋公”。晚年,官终中书令。逝后获赠太傅,谥号“文忠”。后加赠太师,配享宪宗庙廷。裴度官拜将相20余年,辅佐宪宗实现“元和中兴”,《旧唐书》称其“出入中外,以系身国之安危,时之轻重者二十年”,威望堪比名将郭子仪。

裴度确曾如任庆云所说担任东都留守,但正史中并无其捕蝗的记录,真正以灭蝗闻名的唐代宰相是姚崇。将裴度附会为驱蝗神灵,并建祠祭祀一事,是商州独有的文化现象。雍正年间《陕西通志》也只是在提到商州城东的裴晋公庙时,沿用了康熙年间《续修商志》中的说法。

乾隆年间《直隶商州志》收录的明代陕西左布政、抚治商雒道、浙江永嘉籍进士王光经所撰《唐裴晋公祠记》更详细记载了祠庙的灵验传说,明嘉靖时,商州蝗灾,州守夏文宪祷于祠下,不数日,蝗尽死,遂移建其祠。万历时,又遇蝗灾,州守

王邦俊祷于祠,数日蝗死,屢祷屢应。故而他认为:“御菑捍患,有祷必应。去其螟螣,粒我蒸民,斯不为有功于民乎?生有劳于唐,没有功于商,虽非群望,可祀也已。”此文写于明天启六年(1626)正月。

乾隆末,湖北钟祥人何树滋在担任雒南(今洛南)知县时,曾作《重修唐裴晋公祠记》。文中提到该县旧有八腊祠,民间称蝗虫庙,他到任后进行了改建,却没人能说清供奉的是哪位神灵?当地一位冀姓乡绅广泛收集民间传闻后告诉他,这座庙原是唐代裴晋公祠,并非八腊祠。当地民间相传,裴晋公曾来商巡视,遭遇蝗灾,他捕捉蝗虫吞食,蝗灾随即平息,百姓于是修建祠堂供奉他。并指商州东龙山今有裴晋公祠,也称蝗虫庙,里面的碑刻记载,明代数次蝗灾,州守祈祷都很灵验。雒南民间的叫法与商州相符,这座庙当是裴晋公祠无疑,提议定名为裴晋公祠。何树滋采纳了这个建议,写下了这篇碑记,并聘这位冀姓乡绅为书院山长。

道光年间,商州曾发生一场与裴晋公祠相关的故事。山东历城举人李肇庆在任陕西潼关厅抚民同知的时候,因功加知府銜。时遇商州大旱,蝗飞蔽天,知州因病无法理政,陕西布政使牛镜堂派李肇庆代理州事。他到任后,即刻张贴告示,安抚流亡百姓,开仓赈贷。亲率僚属勘灾捕蝗,制定奖励政策,每捕一升蝗虫赏钱一千,极大地调动了乡民积极性,蝗灾逐渐得到控制。他又赴属县督捕,乘舟乘时不慎坠崖受伤,却仍心系蝗灾,担忧蝗虫幼虫孳生复发灾情,晓谕百姓觅掘幼虫送到州署,论斤收购,用的都是他的俸银。故而“是岁,活州民凡数万人,山城赖以无虞”。

李肇庆在商州捕蝗时,曾在斋沐后去裴晋公祠祈祷,含泪自责未能及时弭灾。据其幕僚周乐《二南文集》之《李余堂传》(余堂是李肇庆的号)记载,祈祷之时,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成群结队的乌鸦和羽鹰,啄食蝗虫,百姓们认为裴晋公显灵,于是整修祠宇以报。灾后,李肇庆去龙驹寨出差路过裴晋公祠时,入内瞻拜不能起身。恍惚间看见裴晋公笑着说,你老实捕蝗,为民解忧,我已奏请上帝,请你代替我为蝗神。李肇庆忙推辞说,您勋功盖世,宜享这一方供祭,我才德不及您万分之一,承蒙推荐,实不敢当。裴晋公说,上帝已允准,推辞无益,你且先回关中去吧。李肇庆起身登车,见车前有锦伞飘拂,舆夫等也不是自己的胥役,心中暗惊。回来之后,他告诉周乐,怀疑这不是吉兆。此后,

李肇庆便一病不起,过了3年多就逝世了,周乐怀疑他莫非是真代替裴晋公作了蝗神。清代济南名士王贤仪在其《家言随记》中也记载了此事,称其“捕蝗暴日露宿,焚文于裴晋公祠,为民乞命,瘁卒。民有成神之传”,为裴晋公祠的传说增添了一抹悲壮色彩。

民国六年(1917),湖南湘乡人黄本溥路过商州,行经裴晋公祠时,写下了一首五律,刊发于同年八月的长沙《大公报》上。

裴晋公祠
黄岭丹江畔,晋公祠宇新。
生能歼蚁贼,没竟号蝗神。
四壁山云湿,雨阶草树春。
安危系赖,今古又何人?

作者在诗题后注“在商州城东五里”,在颌联“蝗神”后注“商民祀为蝗神”。这首诗概括了裴度的生平功业与商州民间的特殊祭祀,抒发了对先贤的敬仰与对时局的感慨,自注内容也进一步揭示了商州裴晋公祠的独特文化内涵。

在古代,捕蝗是关乎民生的大事,乾隆十九年(1754),便有某地知县朱穰因捕蝗不力被罢职杖责。商州地处秦岭山区,山地农田易滋生螟蝗,每遇蝗灾则颗粒无收,百姓苦不堪言,故而官方和民间都十分重视捕蝗和祭祀之事。境内因之建有数座裴晋公祠,笔者故乡百顷湾的晋公祠当属其一。

与全国各地侧重歌颂裴度平淮西、定藩镇武功的晋公祠不同,商州裴晋公祠有着鲜明的乡土底色。本地民众不记其祠堂功业,而尊其护农除蝗的善政,将其奉为护佑农耕的“蝗神”。裴度除蝗虽属附会,尊为“蝗神”更是荒谬,却体现了商州百姓对良吏先贤的感恩之心,也留存着秦岭山地先民崇德报功的精神传统,也就是任庆云碑记中所指的“有功于民则祀之”的朴素情怀。

时至今日,这座古祠虽已不存,却早已融入商州乡土文脉。探寻裴晋公祠的历史,既是对一处消失古迹的回溯,也是对商州千年民间文脉的一次重读。那些被附会的传说,那些虔诚的祭祀,本质上是为官者对民生疾苦的体恤,是为政者对济世安民的担当,是百姓对安居乐业的向往,是为为民解忧者的铭记,这份情怀,穿越千年,依旧在商山丹水间回响。



本报讯(记者 张英)“我是一株蒲公英,喜欢在风中摇摆,当风一吹,我便飞到空中……”8月11日,山阳县文化馆暑期读写公益培训的最后一堂课上,8岁女孩小宇在“变身日记”中写下这句话。3天前,她还对作文本犯怵,此刻却已是“一株诗意的蒲公英”。与她一同经历这场奇妙转变的,还有全县80多名孩子。

8月9日至11日,由山阳县文旅局主办、县文化馆承办的2026年青少年阅读写作公益培训圆满举行。活动面向全县青少年免费开放,以“阅读、思考、表达”为主线,旨在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、深耕全民阅读土壤。

3天课程不走“套路”,只种“种子”。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冯桂平从《山神》出发,带孩子走在街巷山野间“捡”故事;著名诗人左右以经典诗词为引,让孩子敢想敢写,自由叩响诗歌之门;儿童文学作家、县文化馆文学干部李小菁捧着《蚯蚓的日记》,引导孩子“钻”进万物视角,用“变身日记”打破写作恐惧。课堂书声与笑声交织,孩子们在阅读中输入,在创作中输出,留下大量充满灵气的小诗与日记。县文化馆将择优展示,让这些稚嫩的笔触被更多人看见。

从怕写,到敢写,再到乐写,3天时间虽短,却在孩子心里埋下了阅读的种子与表达的自信。这场培训是山阳县文化馆践行公共文化惠民职能、助力青少年美育的生动注脚。相关负责人表示,今后将持续推出系列公益文化活动,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更常态、更深入地滋养县城少年成长。



山阳八十多名少年收获『文学种子』